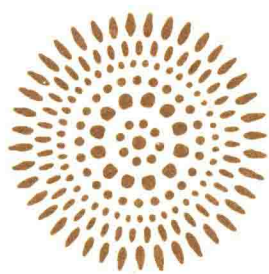


平家物语

〔日本〕佚名著 郑清茂译注

军记物语鼻祖，历史小说翘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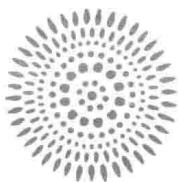
古雅之风 武士之道 争战之烈 人情之美



译林出版社

平家物語

〔日本〕佚名著 郑清茂译注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家物语 / (日) 佚名著; 郑清茂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447-6205-2

I. ①平… II. ①佚… ②郑…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
—日本—中世纪 IV. ①I313.4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35719号

本译作由台湾洪范书店有限公司授权, 限在中国大陆地区发行。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15-077号

平家物语 [日本] 佚名/著 郑清茂/译

责任编辑 张远帆
装帧设计 合和工作室
责任校对 张 萍
责任印制 颜 亮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26
字 数 601千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6205-2
定 价 9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服务热线: 025-83658316

林文月

大風や去りて梢に蝶一羽。(苦瓜生)

这首由“五／七／五”三句，共十七音组成的日本古典短歌“俳句”，无论遣词、造句、趣旨、意境，都明白顺畅，质朴有韵味。作者是我的老同学郑清茂教授（“苦瓜生”是他自取的外号）。在七月二十四日的一封来信末端，他忽由中文改写为古典歌体的日文，结语也顺势以中规中矩的“候文”（敬语体）手笔。

这封以深蓝色原珠笔书写在稿纸上的信，不到三百字，告知他译注的《平家物语》已经大功告成。那稿纸是放在老式的信封内，与近五百张的印刷稿样包装在一起寄来。因为包裹太大，邮差把它放置在我家门口。除了清茂自己和他的家人以外，大概我是最关心这本《平家物语》完译及出版的人吧？三年前，他译完芭蕉的《奥之细道》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细道慢行》，戏称那是他作为《平家物语》翻译的暖身运动。那个戏称，其实是认真的。

一九七二年的深秋，日本在京都举办国际笔会，清茂和我分别自美国与台湾参加那个大会。那是毕业十余年来首次的会面，我们当时都在大学教书，正处在人生最忙碌也最富精力的盛年。异地重逢，有说不完的话。那次国际笔会是日本学界的一大盛事。许多知名学者都在会场上。京都大学的吉川幸

次郎教授最是德高望重引人注目，被一群日本较年轻的后辈簇拥恭维着。见清茂和我二人在一边轻谈，白发苍苍的老学者竟摆开众人走过来。“噢，你们在这儿。跟你们讲话，比较有意思。”也许没有刻意的恭维和赞美，反而让吉川先生感到自然吧？何况，清茂是吉川先生为其论著《宋诗概说》及《元明诗概说》的中文翻译指定的译者。在庭园前我们拍了一些相片，也随意谈些近况。从中日两国的文学研究现象，说到文学翻译的问题。吉川先生带着遗憾的语气说：“日本汉学界不但研究中国的古今文学，同时也把中国重要的文学作品几乎全都翻译出来了；反观贵国，对于日本的文学研究和文学作品的翻译都表现得太冷漠了。”这是事实。日本人已将中国重要的古今文学作品自《诗经》以降至《水浒传》《红楼梦》等等，凡具有地位的重要作品都翻译出来了；几家较出名的出版社并且有计划、有规模地出版中国文学名著系列，有些重要的书甚至还不止于一种译作。相对之下，我们对日本文学的译注和介绍，是相当有限，对于他们的古典文学，更是非常陌生的。

那天，清茂和我心中都感觉惭愧。那次会议我所提的论文是与《源氏物语》有关的，所以我对清茂说：“我来翻译《源氏物语》吧。”清茂回答：“很好。本来我也想翻译《源氏物语》的，现在看来，你更应该做这个工作；那么我就翻译《平家物语》吧。”于是我们握手互道：“一言为定！”看似戏言的那些话，两个老同学都牢记在心中，成为日后努力的目标。会后返台，我把那篇日文原稿的论文翻译成中文，发表于《中外文学》月刊。为助读者之了解而又赶先译出《源氏物语》首帖《桐壶》一万字左右的文章，附录论文之后。这事竟成为我不得不提前开始实践那句戏言似誓约的原因。

有些事情真是说来话长，一言难尽。我们受到吉川先生刺激而发出的心愿是真诚的，并非虚诞；当时虽未说出什么时候开始工作，但我们心里总认为应该是退休以后的事情吧，怎么可能边教书边做这样的翻译工作呢。但人生

的因缘际会有时并由不得自己。我在会后次年便以逐月刊登的方式开始着手《源氏物语》的译注；而清茂则按部就班回到美国教书、退休、返台任教于台大和东华大学，并担任行政工作。从东华大学二度退休后，他和秋鸿定居桃园，便如约从事翻译工作。

清茂和我是属于小学五年级以前受日本教育，六年级以后才改受中国教育的台湾人。中文起步得稍晚，须加努力；日文停步得稍早，也须加努力。我们同一年考入台大中文系。大概两个人都算是努力的，除了努力学习中文系各科之外，课外也为东方出版社的少年文库翻译了一些日文的书籍读物。清茂是为筹谋学费与生活补贴，他希望能有同样教育背景的我分摊一些工作。那些日文的少年读物分为世界伟人传记与世界名著两大类，很长一段时间影响了全台的少年。是学校指定的课本以外最好的书籍。原文都是现代日文，翻译起来完全没有什么困难。我们二人翻译了很多本。当时中文系的学生不多，研究生更少。我们每个研究生在文学院左翼二楼的研究室里分得一个书桌，我和王贵苓在郑骞先生、王叔岷先生的第四室。郑清茂和陈恩绮在孔德成先生、董同龢先生的第五室。董先生专研语言学，他关爱学生，以认真而严格出名。清茂上董先生的课，课后又同处一个研究室里。日子久了，董先生知悉他课外做翻译的事情，警告他：“你不好好读书，在报纸上乱写啊。”又说：“小心。这样下去，不论你考得再好，我也只能给你及格分数。”那时候日本当代女作家原田康子的成名作《挽歌》的译文正每天在报纸副刊连载。刊了一半不能暂停。考试后，董先生的课清茂果然只得六十分；但研究所是以七十分为及格标准。董先生听了清茂说明后，倒是说到做到，为他改成七十分。当时文学院里中文系和外文系的风格不同，外文系的创作风气颇盛，中文系是鼓励学术研究的。其实，系主任和所有授课的老师都认为郑清茂是优秀的学生，只是，那年代有时会有一些特别“另类”的事情发生，大家也不会十分放在心上。老

师们都知道清茂是好学生，同学们也都知道郑清茂是好学生。事情过去了，给平静的校园添增一些变化，反而觉得颇有意思。

当年的台大中文系尚未设置博士学位。硕士班毕业后，清茂服完兵役，赴美继续攻读博士。我结婚、留校教书。各自忙碌，甚少联络；更没有机会一起合作翻译了。但因为教书及写论文，间或做一些必要的翻译是难免的。清茂在美国攻读博士，其后更在美国的大学里教授中、日文学。难得有一次我去日本短期访问，恰值清茂也在东京做研究。当时已婚的他和秋鸿二人借住在也出门旅行中的作家江藤淳先生家中。客中不期而相遇，我们老朋友三人遂在充满书香的日式屋中浅酌欢谈，成为难忘的记忆。

三年前，清茂的《奥之细道》译著出版时，我曾写过题作《细道慢行》的短文，提到他有开始翻译《平家物语》的可能：“细道或许是通往平家的暖身运动途径吧。”果然，这两三年来他在桃园的家中书房守着计算机，一字一字打出中文的《平家物语》。而今，郑译《平家物语》堂堂出版了。书才杀青，他就急速寄来上、下两大册素雅精致的洪范书店印制的《平家物语》。（编按：推荐序中提及的版本为台湾洪范书店繁体版，装帧、编排与简体版有所区别。）其实，稍早我就陆陆续续得到他面交或邮递的稿子而开始读前面部分的一些文字了。

现在正式出版的这近千页的两大册《平家物语》堂堂在我书桌上。

我知道老同学的心意。要我分享他又完成一个大工作的释然的心境；我完全体会。我想到吉川先生地下有知，对于曾经翻译他《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的郑清茂如今已先后译成了《奥之细道》与《平家物语》，大概不会再会责怪我们对日本文化太冷漠了吧。我甚至也想到董先生地下有知，对于退休后还认真琢磨字句文意的老学生，大概也不会再给勉强及格的分了吧。

平家物语四字在日本虽然家喻户晓，但《平家物语》却是一部军记物语（以战争为主题的历史小说），属于平安末期的作品，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很

重要。书记述十二世纪后半叶的乱象，源氏与平家两大氏族逐鹿天下，兵乱之外，又逢地震、饥谨等天灾。大小战争不断，各地民不聊生。这样的背景，正是小说话本产生的温床，《平家物语》便是取材于这样的时代环境，其人名、地名、战役之名，几乎都属真实。这本以男性为主的军记物语，写赴汤蹈火一刹那，显然富于壮烈阳刚的质素，但是每遇着死生别离之际，则又不免于情愁哀伤唏嘘垂泪。平安朝末期，平家一族于享尽富贵荣华之余，淫逸滥权，谏言难容；一门老少先后被杀；应验了骄奢者不得永恒，跋扈者终遭夷灭，诸行无常，盛者必衰之理。原著的这个文字特质，颇难于琢磨拿捏。郑清茂在翻译《奥之细道》时，以他枯淡的文言文呈现了芭蕉翁的俳文精简古雅风格。至于《平家物语》的翻译，为了配合复杂多变化的原著文体，他用简洁的白话，时则斟酌掺入浅近的文言文，使细心的读者于阅读之际，既容易了解，又能体会到内里的古趣。这一点，是本书翻译的决定性成功因素。文学作品的译者不仅需要深度了解原著的内容涵义，并且同时也需要敏锐地感受到原文的表现方式，然后将原著的内容转换成为适度贴切的译著文字。然而，文学作品的翻译，几乎是不可能完美的。不同的文字代表着不同的文化背景、时代因素、思维方式、言语旨趣。至于文字本身则又有其局限与扩张；而译者自身对两种语言文字的掌握和涵养，遂自自然然表现于其笔下了。

由于遣唐使时代以来大量的中国书籍流入日本，其上层社会贵族文士竞相学习汉文、汉学，形成文学深刻化的原因；而中国的诗文便也常常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之中。对于以中文翻译日本文学的人而言，凡遇到此情况时，无需多费心，只要查明出处还原其字句即可；至于其他的外文译者则除了翻译原著的日文，又得再译日文书中所引用的中文字句。举郑译《奥之细道》的翻译为例。第一章开宗明义之二句：“月日者百代之过客，来往之年亦旅人也。”明显的蹈袭着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至于军记物语的此《平家物语》也多有类

似情形。例如卷第九文中提到的“殿名长生以祈长生；门号不老以求不老”，长生殿指唐朝离宫之一，不老门则是汉代洛阳城门之名；卷第四“人至黄昏后，谁志千里行？”，与曹操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相关；卷第六则直引白居易《长恨歌》名句：“太液芙蓉未央柳”“对此如何不泪垂？”；卷第二“君虽不君，臣不可不臣；父虽不父，子不可不子”见于《古文孝经》孔安国序。许多类似这样子的字句，遂使得中国的读者们在阅览此日本的历史军记小说时，于异国情调的感受之外，又另有一种熟悉亲切的印象。如此遥远而近，或如此近又遥远的感觉，是我们在读其他外国的翻译小说时所不可能经验到的；至于其他外国读者们在阅览此书的译文时，大概也没有这么奇异的感觉吧。

以教书及研究为终身职志的清茂，每遇到这种情形，必有详细批注。近千年前的古书，时或又不免于众说并存。《奥之细道》与《平家物语》的译著都是注释倍蓰于正文的工作。三年前联经版的《奥之细道》采大字的正文居上，小字的批注在下的排版方式；此书则大字正文在右页，小字批注在左页。阅读时一属上下兼顾，一属左右游目；无需前前后后来回翻看，算是颇方便读者的考虑。如果急于探究后果，无暇细看左方那些密密实实的批注小字，先读右边的故事正文大字也不妨。事实上，翻译那些字数倍蓰于正文的批注时，译者所投注的精力和时间并不少于故事其本身，甚至更有时也可能“倍蓰之”。清茂翻译费时三年，排版时自己校对之后，洪范书店的负责人叶步荣先生和出版社的组员们又再次细心校对，大约一年才告竣事付印。译著者和出版者认真敬业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容我谨以此文致意。

一九七二年十月某日。日本京都。红叶季节。国际会议中心庭园。老同学林文月教授说：“好，我翻译《源氏物语》，你来翻译《平家物语》吧。”

这是四十二年前两个老同学之间“一言为定”的诺言。“诺言”一词若太沉重，或可改成“互相勉励”。分别之后，隔着太平洋，鲜通消息。在国内，言而有信、凡事求全的文月果然自勉自励，默默译注了百余万言巨著《源氏物语》；还译了《伊势物语》《枕草子》《和泉式部日记》等古典名著；又选译了明治女作家樋口一叶的小说，辑成集子《十三夜》出版。

至于我的《平家物语》呢？浮生如寄。侨居太平洋彼岸，终于在麻州的某大学小镇定居下来。在教学研究之余，听从吉川幸次郎先生的建议，译其所著《宋诗概说》《元明诗概说》等书。我并没忘记《平家物语》。只是身在海外，教书生活又忙又乱，难得清静，而且总觉得缺乏足够的信心。一直犹疑着，不敢轻易动笔。一九九六年结束了三十多年的海外生活，应聘东华大学中文系。七年后退休，仍然惦记着《平家物语》。但一退休，健康亮起了一个红灯、两个红灯。于是有借口浑浑噩噩、无所事事，虚掷了近五年的垂暮岁月。其实在这段时期，行住坐卧与常人无异。甚至还陪内人远到冰岛、格陵兰、埃及、希腊、马来西亚等地去旅游过。到了二〇〇八年春天，觉得非做点事不可，才勉强坐下来，花了两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了松尾芭蕉《奥之细道》的译注稿，并于二〇

一一年一月承联经出版社在台湾刊行。

译完了《奥之细道》之后，接着想到的当然是《平家物语》。面对如此重要的经典名著，起初难免戒慎恐惧，字斟句酌，反而窒手碍脚，往往数易译稿而不能定。林文月在《细道慢行——读郑译〈奥之细道〉》一文里说：“已经看过清茂译注《平家物语》的一些新稿。”指的就是那些还在挣扎中逼出来的稿子。不过在克服了开头窒碍难行的阶段之后，渐渐变得较能得心应手，翻译起来也就不觉得那么辛苦了。接着约三年时间，只要不出门，一有空闲，就对着电脑搜索枯肠，希望能以最简洁的字句忠实地移译原文的意趣。不过，希望归希望，恐怕也只是高不可及的希望。总之，勉为其难而已。

如此这般，到了去年（二〇一三）的二月中旬，终于完成了《平家物语》的译注初稿。看看月历，才发觉自己刚过了又一个生日。岁月如流，算算已经是八一老翁了。四十多年前，在日本京都偶然说出口的一句诺言，一直在逐渐垂下的暮色里，时隐时现。如今，总算兑现了，可以让这个诺言从此隐去。然而同学的情谊永在。如果没有文月一再提起《平家物语》，我这个疏懒成性、慢条斯理的人，恐怕早就把什么诺言抛到九霄云外了。在此，我要特别向老同学林文月教授致以最高的敬意，并衷心感谢她多年来友善的关注与鼓励。

我也要感谢“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的廖肇亨博士，还有台湾大学日语文学系的朱秋而教授。早在我尚未决定要不要译注《平家物语》之前，他们就分别开始帮我搜集相关的文献资料。后来在与林原美术馆交涉期间，他们两人或在台湾代为订购新版的《平家物语绘卷》（二〇一二），或在日本代为垫付绘卷转载费。隆情厚谊，不知何以致谢，只能铭刻在心。感谢台湾清华大学中文系博士生邓怡菁小姐，多年来总是不惮其烦，屡次帮我解决电脑操作上的疑难杂症。

我当然更要感谢内人冯秋鸿。记得在四年多前，《奥之细道》译本初稿完

成之后，大概是二〇一〇年晚春吧，我把翻译《平家物语》的计划告诉了她，而且提醒她兹事体大，即使全力以赴，恐怕至少也要三年才能竣工。她微笑着点了点头说：“没关系。慢慢来。”是劝慰，也是鼓励。自从我退休以来，老夫妇俩便从花莲迁居台北近郊的桃园。唯一的女儿心欣远在纽约，平日与女婿奎士忙于自己的事业与家务，但仍不忘每个周末设法与台湾通一次视频，让两个小外孙女玉熙与嘉宜，在荧光屏里，隔着半个地球，为阿公阿嬷献技、耍宝、撒娇。除此之外，泰半时间，就只有两老相依为命了。在我平庸的教学生涯中，秋鸿虽然从不干涉我从事任何学术性计划，但我知道，她总是在沉默中关心着我的工作进行得顺不顺利、称不称心。现在《平家物语》的译注完成了，我松了一口气，她心上那块石头也该落了地。

关于本译本插图的取得过程，背后有一个牵涉多人的感人故事，读者也许会有兴趣，不妨在此一提。我一直希望我的《平家物语》汉译本要有些插图，而且一定要彩色的。因此去年二月间，该书的译注一脱稿，我就开始与两三家藏有原著“绘卷”或“画帖”的日本美术馆接触。有一家回信说只准采用一幅，价格另议。另有一家倒是开出了我预定选用的十多幅图片的使用费，却意外的昂贵。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不免发了几句牢骚。有人听到了，包括一位曾通书信而素未谋面的日本知名汉学家宇野直人教授。他来信说，自愿代我就版权问题与该美术馆进行交涉，而且准备鼓动他所主持的某学会会员同人，发动募款活动，帮我支付插图的费用。同时在台湾，则先有洪建全教育文化基金会的简静惠女士，继有东和钢铁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的侯贞雄先生，先后表示慨允赞助。我于是立刻函请宇野先生中止募款活动。稍后，记得是在五月初，恰值日本连休期间，承时任台湾大学日语文学系的太田登教授提醒，冈山林原美术馆也藏有相当有名的《平家物语》绘卷，使用费说不定会比较便宜。乃请托宇野先生代为询其详情。不久就传来了好消息：林原美术馆的价钱的确相当

合理，但希望有人在日本国内当“窗口”，以便居中联系。宇野先生不辞烦劳，表示自愿当此窗口。其后，经由他周到的交涉，终于在去年六月中旬，顺利完成了一切申请手续，支付了绘卷中十四幅图片的使用费，正式取得了该馆签发的转载承诺书。

其实，若一开始就知道林原美术馆的价格，我个人便可自掏腰包，不必惊动这么多人。但是，如今既有洪建全基金与东和钢铁愿意赞助，却之不恭，感激之余，只好顺接了。至于宇野直人先生，天南地北，虽然仅止神交，尚无一面之缘，却从头至尾承他热情的关注与帮忙。他在进行交涉的约四个月期间，光是给我的书面与电子邮件就有三十多通。其风其德，山高水长；异国情谊，永世难忘。人间貌似冷漠，原来处处有温情，其谁曰不然？

前年十一月间，洪范书店的叶步荣先生与我联系，问我《平家物语》的翻译情形，并说译完之后希望能让他们出版。洪范出过林文月译的《源氏物语》《伊势物语》《枕草子》等书，对日本古典名著的刊行似乎颇有心得。常言道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在去年三月间就把译注原稿交给洪范了。这一年多来，步荣兄在编辑过程中，慢工细活，率其团队校正了一些译文与注释的疏忽与误植、更改了注释中不少古地名的最新今称、协助编制附录中的“平家物语年表”“主要官职与位阶表”、多幅地图与系谱等。孜孜不倦，令人感动。我要在此表示由衷的谢忱。

本译本的封面题签是先师台静农先生的墨宝集字。我先提出构想，也试着集了先生的行书，但总不甚惬意。后来由步荣兄集隶体而成，颇有古雅之趣。窃愿借此以表对先生的感恩与怀念。

《平家物语》是一部“军记物语”，即以战争为主要题材的历史小说。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地位，仅次于《源氏物语》，并列为日本两大物语经典之作。《源氏物语》成书于平安时代中期，约当公元十一世纪初头，一般公认是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写实小说。现在已有林文月教授、丰子恺先生等人的不同汉译本，对世界各地的汉语读者并不陌生。至于《平家物语》，虽有周作人先生（未完，申非补译）、王新禧等人的译本；网络上也偶有零星的翻译或介绍，但与《源氏物语》相比，在汉语圈内知之者并不太多。

《平家物语》的历史背景是平安时代末期，即十二世纪后半叶，大约与中国南宋孝宗（一一六二——一八九）与光宗（一一八九——一九四）在位时重叠。但其成书则在数十年之后，才出现简单的雏形。据常被引用的吉田兼好《徒然草》（一三三一年前后）第二二六段载有一种说法：后鸟羽天皇让位而为上皇时（一一九八——一二二一），比睿山天台座主慈镇和尚（原名慈圆，一一五五——一二二五）招致有一艺之长的人于门下。其中有退隐修佛的信浓国（一说下野国）前司藤原行长，颇能通晓典章制度与掌故。

此行长入道作平家之物语，授之与盲者生佛，使讲唱之。其叙山门（比睿山）之事极为详尽。于九郎判官（源义经）之事，似

亦耳熟能详而据实成说。至于蒲冠者(源范赖)之事则所知有限,故多有遗漏而未克记录者。有关武士与弓马之事,因生佛为东国之人,故可问之于武士而使书之。彼生佛天赋之声调,仍为今日琵琶法师学习之典范也。

如果此说可信,则在十二、十三世纪之交,平家故事经由琵琶法师的讲唱,已开始在日本各地传播开来,而且可以想象相当受欢迎。值得注意的是在《平家物语》的形成过程中,无论在词章的撰写或讲唱的腔法上,从一开始就与佛教徒发生了密切的关系。

有人认为《平家物语》是“镇魂”的文学。因为自保元(一一五六)、平治(一一五九)之乱以来,尤其在源平两家逐鹿天下期间,枉死者不可胜数;又因为陆续发生了饥馑、地震等天灾,世人总以为怨灵作祟所致,于是公家与民间时有安魂的仪式或法会。佛教界大慈大悲,以为责无旁贷,舍我其谁,便由盲人琵琶法师结合讲史与声明唱导的方式,弹唱源平两家盛衰的故事,顺便宣导“欣求净土”的往生思想。一则济度亡魂,祈其往生净土;一则寓教于乐,以娱听众为生。所谓“平家琵琶”或“平曲”于焉产生。

然而,有如《三国演义》或《水浒传》的成书过程,其后平曲也经过了漫长的口授心传的阶段。不一定全有文字记录。只不过在此期间,不断吸收了俗间的传说,又参考了当时陆续出现的相关日记、笔记等公私文字记录,加以讲唱者有意无意的改动或修饰,内容肯定越改越丰富,越讲越引人。以后经过了镰仓时代(一一九二—一三三三),到了室町时代初期,有“沙门觉一”者,在《平家物语》后题跋云:

维时应安四年辛亥三月十五日,《平家物语》一部十二卷(附

《灌顶卷》)。当流之师说、传授之秘诀，一字不阙，令以口笔书写之，让与定一检校讫。抑且愚质余命既过七十，浮生后事难期。而大去之后，诸弟子中若有废忘之辈，虽仅一句，其将引起争论无疑。是以令书而留之，以备今后查证。

(原文为拟汉文体，即和化汉文，略加改动)

应安四年(一三七一)距上举“行长入道作平家之物语”，已过了一百五十多年。觉一在平曲的发展史上，不但带头整理了《平家物语》的词章文本，成为后来通行最广的所谓“觉一本”原形，而且组织散漫的盲人琵琶法师为一同业团体，依各人的师承年资，分为检校、别当、勾当、座头四级，奠定了平曲以后长达两百年盛况的基础。有名的五山禅僧中严圆月(一三〇〇——一三七五)有汉诗《与觉一》云：“殷鉴昏昏不拂尘，衰周列国并成秦。白旗赤帜相攘夺，一曲琵琶愁杀人。”(《东海一沤集》)可知觉一等人弹唱的平曲在五山禅僧间也颇受欢迎(按：白旗赤帜分别代表源氏与平家)。

其实在生佛之后，不久平曲就分为八坂流与一方流两大派系。觉一属于一方流，势力较大，流传最久。不过到了十五世纪中叶，觉一的徒孙辈也开始分道扬镳，各立派系，互相竞争，自然导致了弹唱文本的差异。况且还有八坂流等平曲流派。此外更有专供阅读用的许多所谓“读本”系本子。因此，《平家物语》所传异本之多，在日本的古典文学中前所未见。而学者之间，对于参与编写的历代作者(群)像，以及不同传本在各阶段演变的具体情形，虽然各有说法，似乎也言之成理，但多半止于猜测，迄无定论。不像《三国演义》之有罗贯中，《水浒传》之有施耐庵，盖有文献可征也。

现在通行的《平家物语》系属觉一本，共十二卷，附加《灌顶卷》，叙述平安时代末期，平家在与源氏逐鹿过程中由盛而衰而亡的故事。全书大致可以

分成前后两大半：第一卷到第六卷为前半，叙述平家兴盛至极而渐露衰象；第七卷到第十二卷为后半，叙述平家屡遭惨败而终至灭亡。叙述方法兼用编年体与纪传体。凡是有关重要事件的呈现，则使用编年之法，即依年月日之先后，往往跨越章节以叙其来龙去脉。对重要角色或特殊人物的描写，则采用纪传之体，多以单一章节结束，而且时时利用倒叙之笔。《平家物语》所用文体合称“和汉混淆体”，即兼采当代和文、和化汉文、汉文训读体、候文等，因时因地因人之宜而用之。各体竞秀，文趣盎然。

物语所涉及的历史时间，虽然始自长承元年（一一三二）平忠盛敕许初登“殿上之间”，终于建久十年（一一九九）源赖朝死去，长达约七十年之久，然而其叙述重心则从治承元年（一一七七）的“鹿谷密谋”（卷第一《鹿谷》）开始，经过治承四年源氏举兵后之一连串战役，到元历二年（一一八五）平家一门亡于坛浦会战为止，前后不到十年，却占了全书约九成的篇幅。因为源平两家争霸的几次大小会战，都发生在治承年间（一一七七——一一八四），所以早期又有“治承物语”之称。

《平家物语》第一卷开宗明义《祇园精舍》章，就提出“诸行无常，盛者必衰”之理；并举“六波罗入道前太政大臣平朝臣清盛公”为“骄奢者不得永恒，跋扈者终遭夷灭”的例证之一。平清盛（一一一八——一一八一）便是《平家物语》的主要人物。至少在前半部，卷第六《入道死去》章之前，专权跋扈，为所欲为；一门荣华无与伦比。然而泰极否生，自从平清盛嫡子重盛赎罪而死之后，死神就紧缠着平家不放。于是，有罹热病而闷死者、有在会战中阵亡者、有投水自尽者、有被捕而后梟首者。死法千变万状。到了平维盛的公子六代被斩之后，“平家的子孙便永远断绝了”（卷第十二《六代被斩》）。使用一连串死亡的意象来夸饰平家的绝灭，也是《平家物语》书写策略之一。

人生无常。有生必有死，谁能无死？是以死亦人生无常之常。但是对生